

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擦亮滁州阳明文化品牌

“王阳明在滁州”研讨座谈会专家学者精彩发言摘录

在“王阳明在滁州”研讨座谈会上的讲话(摘登)

滁州市政协主席 何希勇

2017年11月21日

“王阳明在滁州”研讨座谈会,既是发掘滁州历史人文资源的一件大事,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件盛事,对滁州传统文化传承、文化事业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一,传承阳明思想文化,滁州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滁州是阳明先生人生重要一站,也是其讲学望地,这是滁州的历史机遇和荣幸。因此,滁州理应成为阳明学的一块研究基地。近些年来,滁州的宋明文化,尤其是太仆寺文化及王阳明学说重现光彩,市政协及有关部门、团体作出了许多努力和探索,并且取得了不少成绩。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发掘阳明学资源,继续加强传承和应用研究,依托专家和高校,认真学习借鉴阳明故里相关城市传承

阳明文化的经验,开展联系与协作,举办更大规模的“明文化暨阳明心学在滁州研讨会”,为海内外弘扬阳明文化发出滁州的声音,作出滁州的贡献。

第二,坚持古为今用,努力实现阳明学的当代价值。要把王阳明研究与应用相结合,融入滁州城市发展、人文建设中去,让阳明学走进现实生活,造福百姓。比如,以“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思想教化人心,引导人们修身养性,提升城市整体人文素养;利用遵阳街的改造,倡导人们景仰先贤,遵循阳明学说,追溯古朴之风;阳明书院复建后,开设不同层次的国学课堂,与太仆寺联袂建成历史人文景观,吸引游人观瞻,与先贤心灵对话。总之,要将阳明文化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千万人的文

化自觉。

第三,加强宣传推介,高举阳明心学在滁州的文化品牌。滁州是王阳明首开游学之始,是王阳明寓教于乐的教学理念得到一以贯之的重要结点,是王阳明心学思想“致良知”理念形成的萌芽之地,是王阳明诗歌产生最多的地方之一,是传播王学的阳明书院丛林之一。与国内其他阳明故地相比,滁州的阳明文化有着更为别致的文化内涵,值得很好地研究与宣传。同时,大力推动文化创新发展,依托南京太仆寺布展、阳明书院重建、龙池街遵阳街改造等人文工程,建设阳明文化传承基地,让更多的群体知道学习实践阳明思想,努力使阳明文化品牌成为滁州醉翁亭之外,又一张绚丽的城市文化名片。

董平

浙江大学求是学者特聘教授、博导,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阳明学研究会会长、浙江稽山王阳明研究院院长,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

阳明先生在滁州的讲学活动无疑相当重要。

一是他在滁州的讲学,是以他过去数十年中的生活实践与讲学经验为基础的。“龙场悟道”之后,阳明开始在贵州文明书院宣讲“知行合一”,这是他“悟道”的思想结晶。正德五年他离开龙场,到江西庐陵县做了七个月县令,把“龙场悟道”的成果首次运用于自己的政治实践。之后他在京师讲学,其独特思想开始产生较为重大的影响。正德八年十月,他担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到滁州,开始了他在滁州的讲学活动。从这一系列活动来看,王阳明的滁州讲学,带有阶段性思想总结的意义。

二是就王阳明在滁州的具体讲学内容来看,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大学》文本进行阐释,一是讲学的理论重点仍然落实于“知行合一”。滁阳讲学是其“知行合一”之说发展完善的一

个重要阶段。

三是从讲学的规模上来说,阳明在滁州的讲学规模是相当大的,有数百人之多。这对明中叶之后学术风气的改变是有直接作用的。

四是从王阳明的教学方式来看,他十分重视在实践中根据学者的具体情况不断进行适时调整。例如在滁州讲学,他也教学者静坐,但此后在南京做鸿胪寺卿,发现学者有“好静厌动”之弊,就改变了教学方式,强调“省察克治”。这是他在实践中勇于探索、自我否定的一个典型范例。

滁州开展阳明学的研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把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思想落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移风易俗,明德归厚,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这才是我们开展王阳明研究的最终意义。

张新民

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贵州大学教授,贵州儒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会副会长

滁州是王阳明施教方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王阳明的终极目标就是把人全部的生命潜质发挥出来,就是成君子,成贤成圣。怎么成贤成圣?王阳明讲了“良知”。“良知”本身就是人格完善的根本依据,也是人的生命实践化、建构外部的伦理世界乃至建构美丽中国的本体论的根据,成贤成圣的根据。人性具足了一切道德完善的可能,但必须通过社会化的方式来加以实践,所以他的实践论是非常重要的,实践论与本体论是一致的,知与行也是统一的。

在找方法论的过程中,良知是表述

本体的最好的方法,而致良知就是一个实践化的过程。王阳明在滁州教学生“静坐”,就是要内省克治,在学“静坐”的时候内观自己、省察自己。因此,走进王阳明的思想世界,就是走进我们自己的思想世界、精神世界,他讲的“良知”打开了一个大门,就是人人都可以成圣成贤,人人都可以完善自己的人格,人人都可以通过实践的方式来实现生命的全部潜质,可以建构一个共同的主体性的道德世界。这个道德世界可以变成一种软精神、软实力,来融入现代滁州人的政治文化生活世界。

倪阳

滁州学院原党委副书记、市地情人文研究会会长

王阳明在滁前后约7个月时间,却写下了关于滁州的诗近40首,主要歌咏滁州山水胜境、教化弟子、传扬心学,有着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王阳明在其诗作中对滁州四季风光都有所反映,特别是写冬景的比较多。在他的诗中写了冬季雪后琅琊山中的景色,白雪、溪水、行人、犬吠,相互错杂,有声有色,充满了生机和动态。他对滁州山中春天乃至春末夏初景致的描绘,更多地是和他与弟子登山临水、随性感发,并启迪弟子领悟心学联系在一起。而且王阳明把琅琊山与他的故乡紧密联系起来,以至于多年以后,他对滁州的山水和在滁州的这段生活依然不能忘情。王阳明在滁期间,

有众多的弟子从全国各地慕名前来滁州,投其门下,习其学术。因此在他的诗篇中,较多地反映了其体悟和传播心学、教化弟子的内容。他通过诗的语言阐述他的心学,并希望他的心学能够远播开来。

好的诗歌,必有自己的被感动和真情,并进而去感动别人。反复品读王阳明在滁州的诗歌,你会感到他好似始终有两条基本的情感和志意线索。一条是在赋闲的清静寂寥中既有归隐山林之意而又欲振作奋发有所作为,一条是既感慨振兴绝学、传布心学何其艰难,但也要振起克服千难万难而勉力为之,这是两条各自有着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精神走向,而其总基调是昂扬向上的。

钱明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孔子学会阳明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儒学会副会长

我想讲四点内容。一是我与滁州的关系。这是我第三次来滁州考察阳明学遗迹。我认为当下中国兴起的阳明热也好,国学热也好,都是社会进步、人的自我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

二是王阳明与滁州的关系。据我考察,王阳明遗迹在中国大陆留下来最多的省有浙江、江西、贵州、安徽和广西。滁州是安徽省阳明遗迹最多的地方,是阳明讲学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阳明亲传弟子最多的地方,同时阳明思想中“教之三变”中的一变也是在滁州发生的。但后来王阳明的弟子在搜集滁州关于阳明的史料时,滁州又是一个比较被忽略的地方。我认为,滁州是阳明心学的思考调整期。

龚文瑞

赣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赣南日报主编

我认为滁州的阳明文化很有特色,较之王阳明在赣州有着更为别致的文化内涵。王阳明在滁州是他一生中轻松愉快的时期,他在滁州任少卿,相对清闲无事,可以与门人、弟子们在游乐和歌舞中讲习。王阳明在滁州虽然清闲但也很勤政,他建立马政街就是表现。由马政街我们想到赣州在明代时间形成的两条街,这给我们启发可能是王阳明时期形成的。

此外,王阳明在龙潭和琅琊山与百余名弟子游学讲学,可以说开了大规模游学讲学的先河,所以滁州是王阳明首开游学的起始点。之后到了赣州,大规模的游学活动就出现了。还

张祥林

滁州市地情人文研究会副会长、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

王阳明在滁州讲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王门从游之学自滁州开始。钱德洪后来评价“滁阳为师讲学首地,四方弟子,从游日众。”门人中有滁人数百名学子追随,日后多成为名儒乡贤。王阳明在滁州全面阐发了“良知”基本思想,这也是王阳明后期提出“致良知”的基础,是阳明心学形成的第二阶段,并且综合教导诸生悟“良知”的方法论。阳明后学在滁州不断传续,王门高足、太仆寺官员、地方仕宦乡贤立书院、聚讲会、撰史志、褒阳明、阐良知、兴教化。在阳明后学者们的心中,滁州是一片值得珍视的王学乐土。

滁州以研究和应用阳明文化为切

三是阳明后学与滁州的关系。滁州地区阳明弟子留存下来的系统性完整性文献很少,但有两本书值得关注,一本是阳明弟子孟津参与编撰的《良知同然录》,一本是胡松校定的《王阳明先生文录》,而孟津和胡松都是滁州人。

四是我对滁州阳明学的期望。希望加大对阳明在滁州的弟子以及后学的梳理和研究;关注以滁州为代表的南中王门,对滁州王门和泰州王门做一个比较研究;研究在滁州期间阳明思想的特征,“教之三变”是在怎样一个背景下发生的,在阳明思想体系里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相信滁州一定会在阳明学的研究上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徐小跃

南京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首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

根据钱明先生的研究,王阳明跟各个地区的关系,排第一个是江西,排第二个是浙江,排第三的是我们安徽,排第四个是江苏。但是我们对王阳明的研究没有排在第三名。我们要赶紧行动、迎头赶上。

在我看来,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知行合一、静坐、致良知等理论,旨旨没什么不同。什么叫“致良知”,一是把做为人之为人那个“几希”(一点点)的天良,良知、良心呈现出来,把它光明出来,这在《大学》里就叫做“明明德”。二是把良知、良心发动以后,按照这样一个状态去做事,实际上

就是“知行合一”。

当然在这里我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王阳明所谓的“知”,主要指人的“良知”,人的德性之知,而不是理性之知。王阳明是想告诉人们,只要你良心发现,就会恻隐、体谅、同情、不忍,如此你自然会行动起来为百姓谋幸福。学习王阳明,就是要调动我们的良心,为人民服务。“岁物丰成,与民同乐”,即使人民得到“丰乐”之感。滁州要把由欧阳修修建的“丰乐亭”所蕴含的理念与王阳明的思想一起很好地宣扬开来,把握好这个因縁,为建设“亭好滁州”做出贡献。

徐忆农

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南京图书馆国学研究所主任,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

我认为王阳明在滁州的学术成就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第一是滁州群众讲学,第二是《传习录》开始成书,第三是初步阐述“致良知”思想。

王阳明聚众讲学以滁州为起点。中外学者关于滁州讲学的研究还是很多的,可以多加汇集。如日本学者冈田武彦著《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正文二十章,其中有一专章为“滁州讲学”。讲学具有双重意义,既是学者之间的一种学问切磋,又是一种面向民众的教化活动。

正德七年末王阳明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门人徐爱侍阳明自北来南途中,录下阳明论学谈话,编为《传习录》。王阳明对于徐爱所记部分是亲自

批改过的,滁州和《传习录》的形成当有一定的关联。如果滁州愿意下决心把《传习录》各个版本做个影印汇集,是很有价值的。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宗旨。陈来先生表示,“致良知”思想的明确提出始于哪一年,尚须进一步研究说明。邓艾民先生在《传习录注疏》中说:“徐爱所记语录中,已有致良知的学说了。”南京图书馆藏有存世唯一全本嘉靖版《南京太仆寺志》,第十五卷有王守仁传记,其中提到阳明在太仆寺任职期间,因“多暇”而“专以良知之旨训后学”,明显与传统说法不太一样,而此志为官修志书,且刊行时间早于钱德洪等撰《年谱》,当为可靠史料。

李安军

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

明正德八年,阳明先生离开故乡余姚后赴任滁州,后日与门人在琅琊、让泉间讲学、饮酒、赋诗,先生讲学可谓始盛于此。今天,滁州市举办的“王阳明在滁州”研讨座谈会,旨在深入讨论王阳明及其后学在滁州的思想文化资源、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城市发展服务,这既是阳明史迹保护、思想研究领域的一件大赛,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件好事。

余姚是阳明先生的故里,他的事迹

也感染着姚江儿女。余姚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包括王阳明史迹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利用工作,深入挖掘、提炼阳明学的时代价值,大力做好阳明文化的普及和利用工作。我也真诚地希望滁州能够以此次会议为契机,结合自身实际,进一步加大王阳明史迹的调查研究和保护利用力度,抓好阳明学、阳明后学研究课题的规划和实施,拓展与全国阳明史迹地、学术界的合作交流,做好阳明学的阐释、传承和弘扬这篇大文章。

王浩远

历史学博士、陕西理工大学历史系教师

王阳明先生在滁州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时间虽短,但卓有政绩,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建马政街。由于南京太仆寺设在城外丰山脚下,无险可守,缺乏安全保障,马政街建成以后招募百姓居住,为衙署增设了守卫力量,对于保卫南京太仆寺的安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此外,他还在滁州城内设置官厅、寺仓,在紧急情况下,南京太仆寺官员可以转入城内,这是王阳明在滁时间做了官民两利的好事。

王阳明常在琅琊山、丰山讲学,滁州幽美的自然环境也为阳明心学思想注入了灵感。旧学新知往来不绝,他又创建了来远亭。“来远”之名出自《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也间接

印证了阳明先生在滁州讲学的盛况。他还命名了梧桐冈,在琅琊山寻访古迹,在琅琊寺留下了题刻,尤其是南京太仆寺离柏子龙潭很近,阳明先生常与弟子在龙潭讲学吟咏,期间写作了很多诗歌。我们要把王阳明的历史遗迹保护好、开发好。

总而言之,王阳明对滁州有两大意义:一是我们应当重视王阳明对滁州人文底蕴的深远影响;二是应当梳理王阳明相关的历史遗迹,现存的保护好,消失的复原好。现在滁州提出了全域旅游新概念,更应当充分理清思路,讲好“王阳明与滁州”的历史事实,宣传滁州历史文化,提高滁州的美誉度。